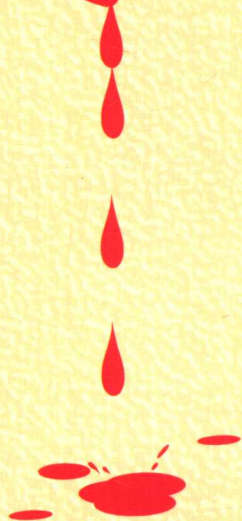


shang

殇

王絮雨◎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殤

王絮雨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殇 / 王絮雨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08-2230-8

I. ①殇… II. ①王…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9690 号



殇

作 者 王絮雨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 / 2 / 3 / 5 / 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230-8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二十年前的故事	001
第二章	二十年后的江畔	029
第三章	少年时的回忆	031
第四章	矿医院的探视	039
第五章	写悼文风波	043
第六章	回忆下乡	047
第七章	抽调大队	064
第八章	回城探亲	081
第九章	二姐的遭遇	092
第十章	返回大队	102
第十一章	招工进城	107
第十二章	进工厂	109
第十三章	回忆少年时光	121
第十四章	她和巴子	123
第十五章	妈妈的故事	127
第十六章	爷爷的故事	130



第十七章	给爷爷上坟	133
第十八章	排长	139
第十九章	打山洞	144
第二十章	回忆他和她的故事	147
第二十一章	山洞	149
第二十二章	两个男人之间的相斗	159
第二十三章	排长之死	164
第二十四章	探监	174
第二十五章	李姗姗出狱了	181
第二十六章	二爷从南洋回来	186
第二十七章	重回旧地	190

第一章 二十年前的故事

凄厉的警笛声，震动着滚滚奔腾的江水和静谧的大山。

囚车一辆接着一辆，风驰电掣般越过江桥，向着北岸平坦开阔地驶去，那里早已挖好一个又一个的土坑。很快，犯人们从囚车上被押下来，被按着跪在土坑旁，勒在他们脖子上的绳子，又反绑着他们的双手，可能由于绳子勒得太紧，他们一个个看上去胸挺背直。

囚车的后面跟着一辆红十字救护车，它关闭了鸣笛，悄无声息地跟在队伍最后。

人群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隔江观望那些即将被枪毙的囚犯，有的群众是单位派来接受教育的，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

前边开路的摩托车，停在土坝上，正在指挥每一辆囚车的位置，车棚顶上架着一挺机关枪，高高昂起的枪口，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缕亮光。

江边的临时刑场在枯水区，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淌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江岸沙坑挖沙子卖，沙子装满一马车卖二十元，一车大点的石头，像西瓜那么大的卖五元钱，小的鹅卵石有七元和十元的不等。

由于城市百废待兴，建设用沙石料很多，所以来江边筛

沙子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土坑星罗棋布的随处可见。

开春江水暴涨的时候，宽阔的江岸变得狭窄起来，筛沙子的人们也就歇息了，此时江岸，在原来筛沙子的土坑那儿，作为临时枪毙犯人的刑场。江水变宽，隔江观看，虽然看起来不太清楚，但也挡不住人们看热闹的兴致。

此次被枪毙的人和以往不同，都是“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清一色的年轻人。

看枪毙的人越来越多，嘈杂声此起彼伏，有抱着小孩聊家常的，有嗑着瓜子指指点点的。

当早晨的太阳驱散了江雾，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事先挖好的土坑旁，跪着的囚犯和每位囚犯后面站着的一位军警。

水雾全部散尽，人们更加清楚地看见军警们在不断地纠正囚犯的头。

这时，人群躁动起来，他们踮起脚尖，寻找最佳观看点，有的人正高谈阔论着向别人介绍某人的某些罪行。

嘈杂声散乱在人群里，爱玩闹的孩子们，像过节似的相互追逐着、打闹着，一条小狗低着头在人们的脚下，嗅来嗅去，间或竖起耳朵，向对岸大叫一声。

突然嘈杂声戛然而止，人们看见五十米开外的军警端起了枪，这时站在囚犯身后的军警们在纷纷撤离。

人群向前涌去，前面的人，面对着汹涌的江水拼命往后抵挡着。

“砰！砰砰！……”枪声响起，一连串的响声并不惊心

动魄，似乎没有预想的那样震撼人心。

枪声被咆哮的江水干扰得十分微弱。

只寂静了一会儿，人群就躁动起来，大家开始慢慢撤退，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意犹未尽或者是有点失望。“怎么？就这么完了，这些罪有应得的造反派……”他们心里想，嘴里嘟囔着。

喧哗，阵阵加强的喧哗，人们从她的身边挤过去，她依附在一根栓船绳的柱子旁，汗水把她的头发紧紧地贴在苍白的额头上。她把它们撩进了工作帽里，在她转身离开之时，双腿软绵绵地滑倒在地，耳朵里嗡嗡地鸣叫着，最后变成了越来越遥远的一片蜂鸣。

昏迷中，她感觉被人围拢起来，却听不见他们在议论什么。

醒来时，她躺在工厂的宿舍里，宿舍里静静的一个人都没有，其他的人应该都去上班了。

听见枪响时，她看见他猛地栽倒下了去，那只狗吓得跳起来跑开了。

耳朵里一直回响着人群的大喊大叫声，她蜷缩在宽大的工作服里像睡着了，那一刻她真觉得好舒服。

窗外的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大概快到中午了吧，从早上到现在她睡了那么久，肚子饿了，早饭还没吃哪。

她看见军警在纠正他的头，他倔强地又转向这边，枪响了，他的脸应该朝向这边，向着太阳和她的这边。

她推开挡住她视线的人们，她想跳起来，两腿却不听使唤地倒下了。

她躺在板床上，翻了个身，全身无力，无力地连眼都懒得睁开。

她知道在那辆红十字的救护车里，正躺有一具尸体。那是他的遗愿，把遗体捐给医学事业，给矿医院搞研究吧，这是他短暂的生命发出的最后一束光。

宿舍里的人还没有下班，可她饿得胃有些痉挛，她想起工厂蒸锅里有她带的午饭。

在红十字的车里，她想象那个年轻俊朗的脸被子弹洞穿，浓眉下血污一片。一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一只眼睛眯成长长的一条线，这是他在发火时——发大火时的特征，子弹不知从哪里穿透的，她想去江边看看，到江坝上看看。

趁着此时无人，她慢慢地爬起来，走出了工厂。

她答应他在他栽倒的土坑里，找点什么做个纪念，他会凭着这个物件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她，那应该是溅有他血的石头吧，除了石头江边还有什么？

她悄悄地溜出了大门，可是被门卫老宋头发现了，他从门卫的小门里探出头来：“小李子，你过来。”

他递给她一个热乎乎的烤土豆，包在报纸里还有些烫手：“你病了，我在蒸锅底下特意给你烤的。”

老宋头一条腿弯曲着，几乎断了。她感激地接过和老宋头粗糙的手握在一起，老头给她了一个眼神，示意她快点离开。

落日前的晚霞，如血色浸透了团团白云，把江水的一半染成了淡红色，波浪推动着江面不断地变换着颜色。

大坝下洗衣服的妇女，有节奏地敲打着石板上的衣物，棒槌声此起彼伏，全然忘记江对岸刚才还是杀人的刑场。那一页如同梦一样翻了过去。

风吹在她的脸上，凉凉的、咸咸的，她摸了一把脸，泪水流了下来，如同止不住的伤口。

天全黑了，洗衣服的人哪去了？

留在她脑海里的永远是那张 24 岁朝气蓬勃的脸。

她不明白，他们家几辈子都是贫苦出身，正是由于出身好，才没有下乡；正是由于没有下乡，才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才当了红卫兵，才参加了武斗；正是由于参加武斗，才杀死了人，杀人者要偿命。

她记得，在家属会见中，她陪着他的哑巴老爹去问他：“你怎么就变成了‘打、砸、抢’分子？”他闭着眼睛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他的老父亲哇啦哇啦地吵着，打他的头、踢他的腿，瞪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眼睛，从满是胡须的脸上摸出一把泪水，一屁股跌坐在水泥地上。

她相信，他的确无话可说，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造反究竟有没有理或者造反是不是造过了头？或者不该去抢武装部的军需，把军装给造反派死亡的将士穿？或者是革命革过了头？领着红卫兵冲击了敌方一派，还打死了人？可是武斗是互有死伤的。这次枪毙的人里头，不是也有对方的司令吗？算了，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但是他知道杀人要偿命的道



理。“嗨！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是这样安慰她的。

那是在家属会见时，他附在她的耳朵上嘱咐道：“去那里找一块有血的石头，有我血的石头，二十年后我会来找你，凭着这个信物。”

她靠在江坝水闸的铁栏杆上，这个水闸已经锈迹斑斑，废弃了多年，反倒给对对情侣在此幽会提供了场地。她背靠着水闸，眺望着这条“好汉”刚刚离去的地方，那个地方被黑暗笼罩着。

第二天她若无其事地上班了，在人们的窃窃私语中她听到关于她的新闻，虽有些朦朦胧胧，但很确切的是排长因她而死，杀排长的那位也被枪毙了，人们议论着，这个倒霉的女人害了两个男人。

刚进厂门口，老宋头就喊住他，说是革委会邵主任找他，让她马上到办公室去一趟。

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邵主任“文革”前是厂里仓库的保管员，由于出身好，又是老党员，保管的是喷漆所需要的氰化钾，据说，一粒豆粒大小的氰化钾，就能毒死上百人，没有一定觉悟的人是不配掌管此物的。更让她害怕的是，邵主任苦大仇深，每每忆苦思甜时，那悲惨的家史总像一条鞭子一样在抽着她。

天下之大，他的祖宗种谁家的地不好，偏偏种的是她祖宗的地，弄得她地租没收一分钱，享福的日子没过一天，还背着地主子弟的黑锅。不可思议的是两个阶级的后代，就在

这有限的空间聚首，“阶级仇、民族仇”在有阶段的社会里，怎能轻易化解言和？

她只能俯首帖耳听命运的摆布。

“李姍达！”邵主任八面威风，一脸正气，“我问你，你要老实回答，”他有一张比别人略小了点的脸，脸上的表情几乎全部淹没在紧凑的鼻眼里，眉不清，目不秀的，很难在人群里认出来他，脖子又细又长，单看脖子还以为他是大个子，其实只有一米六几吧。

“我问你昨天在江坝上枪毙人的时候，听说你昏了过去？”她抬起头来，四目相遇，她知趣地把目光缩回去，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对面。他用鄙夷的目光瞪着她：“你坐下，站在那里让我眼晕。”可能是矮小的人对高挑人的天生仇视，就连批斗会，她都被破格不用站着。

“你怎么昏倒了？”他瞪着她。

“热的。”她回答道。

“撒谎！”他提高了嗓门，“大清早热什么热！别人怎么没昏了，就你热昏了呢？”

“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和那小子是什么关系，我清楚，不简单，想靠棵大树好乘凉，怎么样，大树这回连根拔了吧？嘿嘿……”他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猥琐，一边笑着一边忙着翻手里的东西，然后站起来说，“我要开会，你回去写个过程，深究一下，给我、给大家一个交代，一个让人信服的交代。”

她低垂着眼睛，向外挪动着双脚。身后传来一阵讥笑。

“嘿嘿，你是真聪明，谁官大，你就靠谁，革委会主任，

是比咱们排长官大，现在他们两个都没了，你还靠谁？可别靠我，别装出那副可怜相。”他在嘲讽中离开办公室。她在嘲讽中想到死。

退出办公室，她径直向门卫的蒸锅走去，取出昨天就蒸的大揸子饭，虽然有些酸味，还是舍不得倒掉。

是回家思过？还是回车间思过？她犹豫不决地停在门卫的小屋里。

最让人不解的和最让人不服的，就是这个倒霉的出身，永远抹不掉的出身问题。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从她上小学那天起，就坚定了所选择的道路——跟着班长，跟着老师，跟着进步的学生写入团申请书，跟着积极分子给学校扫雪、擦办公室玻璃……可是，不管她有多进步，一到开积极分子大会，她就便被请出去，会里有很多事，对她都是遥不可及的秘密。有一次，她问了一个自以为和自己要好的同学开了什么会，谁知那同学不屑地白了她一眼说：“我不会告诉你，你是地主家小姐，以后别跟我在一块了。”

她哭了，伸手推了那个同学一把。她们打架了，然后，她被全班同学批斗“拔白旗”还敲锣打鼓地给她家送大字报。

晚上爷爷下班了，她躺在爷爷的怀里说：“爷爷咱们怎么是地主资本家呀？”爷爷颤动着腿，摇晃着让她睡吧。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一夜间铺天盖地，到处是鞭炮声、锣鼓声和高亢的口号声，大字报、纸片、墨水，各派组织纷纷成立。

她依旧被淘汰出局，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看着别人，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参加自己的组织，不管是斗争、游行还是大打出手，都没她的份，她像老鼠一样缩进一个谁都看不见的地方，尽量缩小自己的目标，不让人发现。可老天爷偏偏与她作对，生就一副高挑身材，十六岁的年龄倒像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怎么能缩进地缝里，怎么能不被人发现？无论如何不能缩短的身材和她青春旺盛的激素，催发出的美丽，愈加令人炫目，每天她只能选择无人走的小路和一路快跑来躲避路人，躲避世界，躲进有妈妈的洞里，那里是最安全的。

“妈妈，我回来了。”

李姗达的妈妈身材高挑、面色白皙，尤其是头上的发辫又长又粗。她把它盘在头顶，像一个大垫子，无论是顶着什么东西，都那么稳稳当当。洗衣服的大盆、磨煎饼用的米汤，顶在她的头上既好看又优雅，混血统的母亲，看上去永远那么健康、美丽。

她知道有人称妈妈为少奶奶，是在一次买粮食时知道的。妈妈把一枚金戒指交给了一个修鞋的老头，修鞋的老头只有一只脚，另一只脚从膝盖那儿就没了。穷苦的岁月修鞋的人多，所以他的生意很不错、很红火，常常看见他边喝酒边吃烤鸡，每次放学必经过他的修鞋摊，闻着那诱人的烤鸡香味，对于放学回家、正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和痛苦！

妈妈给了他一只金戒指，他便一瘸一拐地从屋里提出一条布口袋，口袋里是米？是面？他的那一条断腿是自己做的一个木头假腿安上的，行走时，木头敲击得地面咚咚响，非常吃力。

“少奶奶，粮食不多了，以后能不能换很难说。”

“是呀，粮食歉收，我呢也没了这东西，以后想换也不能了。”妈妈顶起面口袋，一小袋的大米让姗达背着。临走妈妈摇摇头：“他大爷，以后别叫我少奶奶啦，都解放多少年啦。”

“叫惯了，都是街上的老人，”修鞋老头叹了口气：“不叫了。”

“妈妈，他叫你少奶奶？”她背着米袋子，紧跟妈妈的快步。

“不准乱说，”妈妈沉思了一下说，“以前，咱家有钱，是有钱人，现在可不能乱叫了，别给我招来什么祸！”

“有钱人就叫少奶奶？”她不解地追问道。

“那是从前，现在不准乱说！”

妈妈以前是有钱人家的少奶奶，不但长得好看，也干净利落，人们常常感到奇怪，妈妈的衣服就没破过？没补过？这一秘密，她知道。

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同时把做这件衣服剩下的脚料也一同洗，一同晒，一旦衣服破了，再用这一块布料补上去，针脚又好，当然不易看出来，总以为妈妈的衣服不破。

妈妈的长发从来没放开过，永远都是盘着的，只有在晚上睡觉时，才散开头发，散开的长发像一副披肩，遮住了她半边脸。

妈妈一边纳鞋底，一边给姐三个讲故事。严格地说，妈妈的故事并不好听，也不动人，可那娓娓道来的声调，是难



得的催人入睡的摇篮曲。

妈妈爱美是天生的，在家境如此不堪的时候，她还常常对着镜子描眉、扯脸。描眉的眉笔是根烧过的火柴杆，在眉头、眉尾轻轻描一下，便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一张依旧美丽的脸。

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打破这平淡如水的生活，是红卫兵的出现，他们在到处张扬革命的威风和行使小将们的权力。有问题的人家抄家，没问题的人家查夜，夜夜如此，那不敢叫扰民，叫提高阶级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扰乱。

“咚咚”的敲门声第一次敲向她们家，野蛮而霸气的敲门声，仿佛在向静夜的人们炫耀什么是革命、谁是革命小将、谁是当今世界的主宰。

姐妹们吓得钻进被窝蒙上了头。

妈妈趿拉着鞋，散着长发便跑了出去。

“怎么现在才来开门？站一边去！”小将们吆三喝四地进了屋。

“几口人？”

“四口。”

“男人呢？”

“死了。”

他们一边问，一边往本子上记着，稚嫩的脸上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他们走了，妈妈去关大门，长发甩动，小将们惊讶地看不惯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留长头发，厉声地说道：“你留那么长的头发是四旧，明天必须剪掉了！”

妈妈不以为然，孩子们的话没当真，她依旧长发盘头，晚上依旧散开长发，一遍一遍地梳着，与其说妈妈在梳头，不如说妈妈在爱抚，像爱抚一个婴儿，把梳掉下来的头发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装进一个布口袋里藏在炕席底下。然后，把梳好的头发抱在怀中，像搂个孩子似的。

为此，李姗达哭了好几回，她真想把那些头发剪掉夺回母爱，因为她只能搂着妈妈的腰，而不能躺在妈妈的怀里。

压在炕席下的不仅有妈妈的头发，还有一些腊壳，那是妈妈吃中药药丸时剥下的腊壳。

妈妈把它压在温暖的炕席下，积攒够多的时候，妈妈便把它们揉成一团，捏成一个个漂亮的仙女，摆在屋里长柜上，使那些来串门的人欣赏和称赞不已。一次，姗达心血来潮，想在这些仙女们的脸上涂上红色的脸蛋，便把红药水抹了上去，腊丸不能浸透，红药水便在仙女们的脸上流淌，一直滴到它们的衣服上，她吓坏了，怎么办？情急中她把一个个仙女们放进水盆里清洗，洗得仙女们支离破碎。

一顿打是躲不过了，她从来没见过妈妈发这么大的火，一边打她一边哭，在肉体疼痛中，她体会到妈妈在这些腊人身上倾注的心血，那是她对美好人生的托付和梦想。

黄昏留不住夕阳，秋天留不住果实，平静留不住美好，狂风裹挟着灾难，该降临的时候必然降临了。

“妈妈我回来了！”她那永远不变的招呼，像一只报喜的鸟，叫得妈妈心里痒痒地说：“回就回来呗，吓我一跳。”

她不敢把昏倒在江坝一事告诉妈妈，她想先跟大姐说说，